

编辑 李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散文

枯草香

王太生

枯草香,只有在冬日才能嗅到的一种味道。草到了冬天,变枯、泛黄,尤其是霜打过的草,散发一种馨味。

枯草的香气,没有春草和夏草的青涩水汽,而有温和亲切的地气,那是一种干爽的清香,走在料峭寒风的野外,嗅那一般暖香,会想到鸟巢和家的味道。

清清爽爽的枯草香,糗草是一种。糗草显然是枯草,渐渐失去水分的一棵稻草,变成了一根植物的标本。糗草是用来做什么的?想起小时候的冬天,外婆抱来一大捆糗草为我垫床,我蜷缩在窸窣窸窣而又散发植物清香的糗草堆里,像一只冬眠的虫。

草痞子是一种。某天,吃午饭,忽然想起小时候用过的草痞子。那种用稻草编织而成的草痞子,盖上草盖子,上学时将煮熟的饭锅,存放在里面,回家是温暖的。那时候,农人冬闲,一根扁担,两端挑一串草痞子进城来卖。草痞子温暖朴实——那是一个时代的物理保温法。

鸟巢是一种。鸟巢不知是哪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用衔来的一根根枯草精心编织的。就像我这几十年间,住一间房子里,今天扛一袋大米,明天搬一只纸箱子。某日,走在小区里,看到一棵海棠树,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一只鸟巢。冬天的鸟,是喜欢在树上筑巢的,鸟用一根根枯草编在树杈上,巢的外面还裹着一层保鲜膜,不禁为鸟传统的筑巢艺术,添入新的建筑元素而感动,更喜欢那一缕缕编织在鸟巢经纬上的一根根枯草。

人与草,相依相偎。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即使再爱干净,也不会嫌弃一堆枯草上阳光的味道和沾在上面的泥土灰尘。阳光味道,只有在枯草里才能保存。上初中时,老师带我们到农场学农,我们躺在厚厚糗草垫的床上,身上暖了才不想草。

枯草具有浪漫温暖的基因。我的朋友张老三,中午喝醉后,一见到枯草,禁不住诱惑,就想在公园的草坪上美美地睡一会儿,躺在枯草上惬意地晒太阳。张老三说,要是时光能够倒流,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冬天,他一定会挽着老婆的手,坐在枯草上谈对象。

毛边粗糙的鸟窝,惹人爱怜。虽不能直接嗅到它的枯草香,却能感受它天然保温材料的温馨。想嗅到它的清香,除非你是匍匐其中的一只鸟。

一只老母鸡趴在糗草上孵蛋,会显得雍容华贵。在一个小村里,我认识养猪的周大爷,今年70岁了,他在河边的荒地上,搭了一溜棚舍,养了100只鸡,6头母猪,28头成猪,45头仔猪。我去看他时,老人正在舍圈里喂食,有只老母猪,胖得睁不开眼睛,吃饱后,也正慵懒地躺在温暖而柔软的糗草上晒太阳。

枯草如果能在时间的水里复活,它就是一棵绿草,或者一株稻子。融聚为纸,枯草香大约是那些隐约在线装书里的旧味,红楼、三国、聊斋,纸页泛黄,说的都是时光渐渐散去水分,而又让后人,细嚼慢品的故事。

枯草香,就是干草香。中药铺里,一格一格,装着的,也都是水分随风远去的,而有着清雅灵魂的枯草。冬天的草木清气,是一棵草,或者一片草,蒸发掉水分,留在天地自然之间的味道。一个中年人,喜欢坐在一片枯草上,对着一个季节深情仰望,他会感到沉浸在成熟生命,不事张扬,温和平静的暖香之中。

沉醉于枯草香的淡雅氛围,就像怀念已经逝去的故人。到了来年,枯草上又萌出新草,枯草香的清味,便留在一个冬天了。

正是借助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美利坚合众国取代大英帝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二战”结束后,冷战的铁幕和核武的阴影曾试图折断航母主宰海空的巨大翅膀,但直至进入21世纪,还难有任何新的武器系统撼动它NO.1的历史地位与战略价值。

有感于此,刘华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可以说,正是航空母舰的出现,把海战的模式从平面推向了立体,实现了真正的超视距战斗。自它问世以来的80多年间,几经波折,最终发展成为今天这种舰机结合、攻守兼备、机动灵活、坚固难损和高技术密集的多球形攻防体系。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能抛核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世人眼里,它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军事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参访活动结束了。刘华清陪同耿飚告别“CV-61突击者”号航空母舰,重新登上外形酷似“空中巴士”的“海骑士”直升机。

郑邑旧事

官殿村牛状元府

阎兴业

米长的巨石,酷似鲤鱼,头向二龙相对处,昂首欲跃,人称“鲤鱼跳龙门”。再往下一里左右,河道两边各有一个两间房子大小的土山包,活像两只乌龟相对而视,人称“二龟把门”。牛家第十九世后裔牛帮玉(牛凤山是第十四世)认为:明月坡钟灵毓秀,出了人物,就连自然物也都是有灵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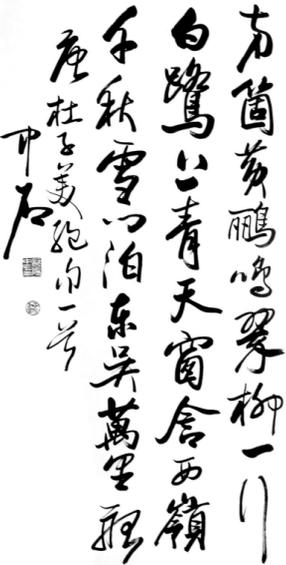
状元府依山傍水,聚气聚财,西侧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槐树见证了它的创建、兴盛和没落的全过程。此树系傅姓人所栽,现称护府槐。牛凤山祖上原住穆沟(原属成皋县,现属荥阳市),父辈六丙、六戊兄弟二人迁来二龙山之阳,后买了傅家的土地才在此安家。据《牛氏族谱》所载,此处府邸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开始大修,前后历经近40年,始达整体规模。据老人回忆,牛府分上、中、东、西、下五个院落,房屋40多间,石券窑洞30多孔,大的宽超2丈,深6丈以上。其布局高低错落,通道、台阶相连。有三道府门,坐西面东,台阶相通,气势逐级上升。尤其三门,更是气势不凡,门楼高近10米。其上镶嵌“圣旨”石匾,下挨“将军第”、“状元府”、“太史第”三块青石竖额。左右两副石刻楹联:“文修武备是父子,勋名济美乃乃文”,“派溯陇西根深叶茂,恩录阙北武达文通”,均为牛瑄所书。府门外,还设有文学堂、武学堂、牛氏祠堂和两亩多大的演武场等。现祠堂内存有“父子文武状元传胪”木匾等遗物。状元府至今已历130多年风雨,虽只剩下两座垣残垒,但仍可看出当年的雄姿。除此之外,还有一处别墅,在马蹄潭,即二龟把门处,据说规模也相当可观,不过如今已荡然无存了。

牛凤山,字梧阶,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卒于光绪六年(1880),享年74岁。他自幼家贫,却锐志攻读,刻苦勤奋,因而力大超常,弹射精湛,能“百步穿杨”,“盘中取钱”,射“张口雁”。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科武乡试,中式第二名武举人;次年壬辰科会试夺第一等,掣补兵部差官;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武会试,中式第一名武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钦点武状元,授头等侍卫,赐进士及第,覃恩加一级,封武功将军。后多有战功,授振武将军,累官守备、都司、游击、总兵。同治九年

(1870)奉旨特赏四代一品封典,在祖籍穆沟建“四世一品”牌坊。牛凤山为人热情厚道,关心民间疾苦。咸丰五年(1855),黄河为患,滩地淤沙,颗粒不收,数万民众无以为生。牛凤山听到此情,就亲自上书朝廷,免除了受灾群众的一切赋税。为此,沿黄河25村百姓联合为他刻立行碑,立于官殿大路边。此碑侥幸被运回明月坡完整保存,而其他好多碑刻都在几次劫难中毁掉了。

牛瑄,字荔庵,牛凤山长子。清同治四年(1865)中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文才和书法曾受慈禧青睐,后为光绪帝看重,是改革新政的支持者,但为保守派所排挤。他工于楷书,结构严谨、刚柔相济,世人视为珍品。康百万庄园“留余”名匾就是他撰文书写的。光绪三年(1877),巩、汜大荒,牛瑄专程到其好友江苏巡抚吴元炳处,拟筹借粮食以赈济乡民,事未成,病故于上海,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牛春龄亦为清末拔贡,其近族另有六人为官。

2009年6月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牛状元府为文物保护单位。



欧阳中石书法



宏村墨影 于乐 摄影

郑州地理

郑州带马字的地名(6)

王瑞明 郭增磊

马固村

马固村位于上街区中铝河南公司西南部,西临石嘴行政村,东为任庄村,北接河固村。

据史料记载:该村很早就有人居住,因村子里有一眼“龙泉”,村名便定为“龙泉村”。后来龙泉逐渐干涸,村名便被称为古龙泉。大约在北宋

时期,又有一些人家来此定居,并给村子起了新名“马固”。

为什么起马固这个名字呢?当与这里的战略位置有关。此处北临官道,西北距著名的军事关隘虎牢关仅有六七公里。此外,这里东距宋都东京(现开封)不过百余公里,西至宋陵也只有30多公里,朝廷祭

事故

票友票房与下海

马佳

清朝初年,北京城流行一种“八角鼓”的曲种,其中有一种叫岔曲,为单弦演唱形式,又称得胜歌,因为岔曲曲调优美,受到广大百姓欢迎,许多八旗子弟也喜欢上岔曲,并纷纷学唱。但有人对这岔曲很以为

然,认为是下里巴人,便在乾隆面前参了一本,说一些军人经常出入民宅,唱些不堪入耳的淫词滥调,有失体统。

乾隆皇帝看了奏折后,得知他指的是岔曲,就叫来几个唱岔曲的当面

祖必经此地,因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传,后周、北宋时期,这里都有重兵驻扎,圈养很多军马,圈养有“禁辇”之意,因此,古龙泉即被马固替代。

后来,在马固东边约一公里的地方也渐渐形成一个小村庄,村民认为马固风水好,出了不少官员,也随该村叫马固。外人为了便于区分,就将西边最早成村的马固叫西马固村,东边的则叫东马固村。

马跑泉村

马跑泉村位于上街区南部,分布在五云山北坡上,属于西林子行政村

演唱。谁知听完之后,乾隆爷并无责怪之意,反而大加赞赏,并下令掌仪司予以提倡。为了鼓励八旗子弟演唱,朝廷还颁发了一种龙票(即皇上批准的演出执照),让人悬挂在演出场所公开演唱。从此,排练、演唱岔曲的场所便被称为票房。

有皇帝的力挺,岔曲更是大行其道风光无限了,京城一些达官贵人也纷纷到票房练唱岔曲,类似于今天的卡拉OK。于是,北京人把到票房里娱乐演唱的人称为票友,票房的负责

的一个自然村。

相传,王莽当政时,刘秀为躲王莽追杀,曾路过这里。当时一路逃亡而来的刘秀饥渴难忍,他的马用蹄子在土地上猛刨,不一会就刨出个小坑并流出水来。刘秀欢喜地喝了泉水,顿觉精神抖擞,便继续赶路了。

从此这个坑里不断涌出泉水,当地百姓就在泉周边用石块砌成一个池子,称此泉为“马刨泉”。后来,人们围着“马刨泉”在山坡上定居,形成一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子因泉取名“马刨泉村”。天长日久,后根据谐音演变为“马跑泉村”。

人则被称为把儿头。北京是京剧的圣地,京剧的粉丝数不胜数,一些喜欢京剧、爱唱京剧、经常到戏院欣赏京剧的人们也被称为票友。

有些票友自学成才后名气大了,逐渐由业余转向专业,戏曲界就将他们称为下海,如当时著名的京剧票友汪笑侗、言菊朋、张二奎、孙菊仙等等,都是由业余下海后成为名角的。有意思的是,下海这个戏剧界的行话,到了20世纪末,竟然变成停薪留职、摊摊经商的代名词。

连载



基航空兵,一旦海上发生战事,有时只能望洋兴叹。发展航空母舰,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军战略、海军装备发展战略,及其以此为依据制定的《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2000年的海军)和《海军2000年前装备发展规划》,对现代海军在国家武装力量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判断,中国海防现实困境和潜在危机、海军装备发展特点规律与建设指导思想,在思维观念和宏观决策上存在着太大的差距。

“我们在太平洋应该有发言权!”邓小平八年前视察海军发出的誓言再一次回响在刘华清脑际。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刘华清研究制定海军战略,精心编制海军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装备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

如果说,以往刘华清只是从“外国”观察和思考航母问题,那么担任海军司令员之后,航空母舰在其心中的分量,“自然大不相同了”:“中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随着海洋开发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海上威胁和过去大不相同,要对付具有远航能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海军的实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们的海防边疆辽阔,却只有中小型舰艇和短程岸

1984年1月,在海军召开的第一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刘华清公开提出了研究建造航母的问题。

1986年2月,刘华清和海军领导集体听取海军装备部工作汇报时,再次提及航母问题:“航母总是重要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他指示海军装备部领导:“海军内部先讨论论证是对的,但也要注意向上级和军工部门通气,协调起来推动。”

同年4月至6月,海军副司令员李景和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应邀先后访问法国和意大利。临行前,刘华清特别叮嘱他们,要详细考察法意两国海军的航母建设和发展动向,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资料。李景和郑明在参访中分别考察了法国的“福熙”号航空母舰和意大利的“加利波第”号航空母舰,回国后向刘华清作了详细汇报。

1986年8月28日,刘华清听取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汇报“七五”建设规划。当装备论证研究中心领导报告,航空母舰作为重大论证项目列入“七五”规划并已展开研究时,刘华清强调:“航母怎样造法,是海军全面建

设的事。是直升机航母、护航母舰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母舰,要好好论证一下。”他进一步指出:“根据战略任务,小了不行,大了搞不起,作战半径1000海里。从长远考虑,不能不搞航母。”

1986年11月18日至20日,刘华清倡议举办的首次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军内外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不仅充分肯定海军军事战略和海军发展战略,而且一致呼吁尽快启动航空母舰研制工程。在五天后召开的海军军事学术年会上,刘华清两度发表讲话,都对作出了积极回应。

在11月27日年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刘华清说,有些同志一讲发展航母就说需要多少亿美元,超过我们一年的国防费,这样一说就吓坏了,什么也干不了了。但并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建航母?建航母对海军有什么用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解决台湾和南沙等问题起什么作用?总要想大账啊!算的结果是需要搞航空母舰。当然,现在不是需要的时候,需要时花钱再多也要干!南沙问题、台湾问题都具有战

略意义,不能让台湾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南沙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更不能任人侵犯,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86年12月28日,在海军第六次党代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华清明确提出,把“组织论证航空母舰的发展可行性”,列为1987年度海军装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7年1月10日,在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面对受邀与会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和总参装备部副部长曹刚川,刘华清敞开心扉,畅谈航母。

刘华清说:“航空母舰要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和作战需要,就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

刘华清说:“现在各国都很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型的或垂直短距起降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大家都在搞。美国和苏联是大搞,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在搞。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宪法不允许搞,但它也要搞,结果是需要搞航空母舰。当然,现在不是需要的时候,需要时花钱再多也要干!南沙问题、台湾问题都具有战

新书架

《京西胭脂铺》

侯清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幸存者魏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面对内忧外患,魏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联手御敌,共度时艰。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两个民族品牌,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

绿城杂俎

能吃的枕头

连航

说起枕头,我们知道的有司马光的警枕,李时珍的药枕,此外就是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的睡枕。若论起能吃的枕头,还真是件稀罕事。

相传,南宋初年顺昌之战时,大将刘锜率领的军队有两万余人,由于粮草供应不足,军中士气低落。一天晚上,刘锜与顺昌太守一道到城墙巡察防御工事,并没有惊动躺在地上睡觉的士兵。正在走着,看见一位士兵脸朝下正在啃枕头,刘锜好奇地走过去,便俯身问道:“你吃的什么?”那士兵翻身坐起,把一个形如枕头的东西递给刘锜道:“这是我参军离家时,我爹卷进被包中的‘宝物’,既能枕着睡,又能啃着吃。”刘锜接过来凑近灯光一看,是个大馍,掰下一块尝了尝,味道甚佳。

原来,这个“宝物”是蒸制的馍,长约一市尺,宽约半市尺,重2~3斤。其做工甚细,先用精面粉揉和上白遍,然后以文火蒸制而成,馍焦金黄色,层层相包,耐嚼而松软。最关键的是,此物存数日之久,不霉不硬。

了解到这些后,刘锜心中大喜,当即派人连夜蒸制,并传令宋军每人发一个,饿时削一片解饥,困时枕头而睡。由此,军中士气大振,战争取得了胜利。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能吃的枕头,名叫“枕头馍”。